

赤水烽烟映初心 勇毅前行新长征

—— 电影《四渡》观后感

烽火映山河,精神永赓续。今年恰逢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周逸群同志诞辰130周年,三重红色纪念节点交汇,更显党史厚重、初心熠熠。电影《四渡》以光影为媒,再现了四渡赤水惊心动魄的军事奇迹,重现了红军于绝境中坚守信仰、灵活应变、勇毅斗争、军民同心的峥嵘岁月。

一渡赤水破危局,几番迂回定乾坤。这段镌刻在赤水河畔的红色史诗,不仅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不朽传奇,更是照亮一代代青年成长之路的精神火炬。为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长征精神、汲取先辈力量,本报特推出《四渡》观后感专版。以笔为炬、以文寄情,在回望烽烟中感悟信仰力量,在致敬先辈中锚定青春方向,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愿我辈永葆赤子之心,赓续红色血脉,将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负山河热土、不负时代韶华,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逐梦远航。

回望峥嵘路 笃行赤子心

高炜涵

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中,长征是一部充满危机却极具代表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而四渡赤水的故事则是史诗中一段可歌可泣、抒情感人又充满智慧的乐趣。

身处于这一和平时代,我们似乎并不敢相信曾有那样一段血腥却又英勇的岁月,但战争总是残酷的。在一个个危急关头,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凭借顽强的意志与坚定的信念,完成了许许多多看似“不可能”的壮举,而“四渡赤水”的故事则是其中代表之一。

影片的开始,便源于一场大败,起源于一次严重的危机。战场上,湘江战役,我军死伤惨重,指挥室内,李德、博古等人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眼看红军即将走向歧途,遵义会议,成了红军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四渡赤水”这一伟大的军事行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一渡赤水,只是为了北上与友军会师。却因情报有误,被迫渡河。二渡赤水,情势最为严峻。40万敌军,死死锁住了三万红军去路,红军只能向遵义进军,二渡赤水河。在去遵义的途中,红军又冒着枪林弹雨攻占娄山

关,击溃吴奇伟。三渡赤水,红军开始佯动。四渡赤水,红军发出假电报让国军主力偏离行军路线;又直逼贵阳,借督战的蒋介石之手调走云南军队,进入云南,巧渡金沙江。

在这场战役中,红军将士们的行为令我无比感动。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时,并没有畏惧,而是以他们的大无畏精神与敌人勇敢搏斗。无论是战场上拼杀的战士,还是战场下收听情报的人员,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革命贡献着自己最大的力量。他们或许已经远去,但他们那崇高的精神,却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电影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军之间的巨大差异。红军的军事决策人可以在出现误判时于危急里赶赴战场,而蒋介石却只能躲在后方纸上谈兵,在自身危害时不顾大局而调兵应危;红军在村庄里不乱开一枪,白军却随意损坏百姓物品;在战场上,红军团结一致,能为了攻击敌方某个据点而不畏牺牲,前仆后继,而白军却龟缩在一个个据点,红军一旦突击就几乎失去抵抗能力。在三渡赤水时,毛主席与蒋介石的谋划更是被影片加上了艺术加工,一

明一暗,一正一反,展现出了红军领导者的远见与才能和白军领导者的阴谋狡诈与目空一切。

最让我感动的是老兵赵德发和小鬼阿金的故事。类似他们的事迹在历史上可能出现过无数次,但没有任何书籍能像影片一样直观展现。他们在遵义城下相遇,一起向革命目标前行。阿金象征着那个时代无数的小孩乃至青年,他们有活力,却没有一个崇高的目标指引他们的去路,不能规范自己的行为与所思所想。而赵德发等红军战士,引导着这些“新人”从“活土匪”成长为未来的红军战士。例如赵德发教阿金识字,先写“人”,这是对阿金身份的肯定,而“新”,则是对他的无限期盼,“新人”这二字虽然我们并不陌生,却是老一辈对那个时代青年未来的无限期盼。

身在当代,我们不仅应缅怀革命先辈,学习他们的远大胸怀与灵活多变的处世方法,继承他们的革命气质与长征精神;我们更应怀有拳拳爱国之心,立下远大抱负,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做长征精神的践行者。

铁血淬风骨 信仰铸青春

吴迪

光影回溯峥嵘岁月,铁血铸就长征丰碑。电影《四渡》生动再现了四渡赤水经典战役,还原了红军三万将士突破四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于绝境中辗转破局的壮阔征程。在山水阻隔、物质匮乏、敌情多变的多重绝境之下,红军凭借超凡智慧与钢铁意志扭转战局,创造了中外军事史上的不朽奇迹。重温这段红色历史,透过银幕的浴血瞬间,我深刻感悟到藏于胜利背后、属于共产党人的四种珍贵精神品格,它们历久弥新,催人奋进。

绝境砺初心,淬炼绝对忠诚的信仰精神。遵义会议正本清源,为红军革命征程锚定正确航向,也筑牢了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的信仰根基。赤水河畔危机四伏,红军将士身陷重围、屡遇险境,直面战友牺牲、前路未卜的重重考验,却始终初心不改、矢志不移。党员干部以信仰为炬,以忠诚为魂,不惧苦寒磨难、不畏强敌压迫,不退缩、不动摇、不妥协。正是这份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对革命理想的坚定笃信,让当时弱小的红军凝聚成无坚不摧的战斗集体,冲破重重绝境,彰显了信仰制胜的磅礴力量。

以变破困局,彰显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

摒弃教条桎梏、立足实战应变,是四渡赤水战役制胜的核心密钥。此前红军因照搬僵化战术、固守固有经验陷入被动,而此战之中,革命先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打破固有思维与刻板套路。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红军依托赤水山川地形、精准研判敌军态势,灵活调整作战部署,进退有度、虚实结合,以机动穿插、迂回伏击的巧妙战术,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彻底跳出敌军包围圈。这种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务实作风,敢突破、善变通、重实效的创新魄力,是中国革命攻坚克难、屡创奇迹的宝贵密码。

危局勇担当,传承迎难而上的斗争精神。四渡赤水步步涉险、次次攻坚,每一次渡河突围、每一场周旋胜敌,都是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面对敌我兵力悬殊、天险阻隔、物资匮乏的多重困境,党员干部始终挺在前沿、冲在一线,以先锋姿态扛起革命重任。战场之上,他们冲锋陷阵、舍生忘死;行军途中,他们攻坚克难、吃苦耐劳。凭借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勇气、百折不挠的坚韧毅力,先辈们直面危局不畏惧、直面挑战不退缩,在浴血奋战中突破绝境,书写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动人篇章。

有希望的人,有未来

邹伊诺

“四渡赤水”这四个字,从前于我而言,不过是历史课本上某一个章节角落里的名词短语,冰冷而又扁平、毫无温度。然而,当电影《四渡》的银幕亮起,那些在纸页间的文字仿佛被一簇星火点燃,骤然在我眼前炸裂开来,铺展成一幅汹涌壮阔的战争图景。枪炮的轰鸣、战士的呐喊,混合着泥泞、鲜血与风雪,一帧一帧地,将我的感官裹挟着带入那个遥远的年代。恍惚间,我不再是坐在影院座椅上的旁观者,而是成了赤水河畔一名普通的战士。“我”浑身沾满泥浆,草鞋磨穿了底,耳边是呼啸而过的子弹,身旁是生死相依的战友。

电影《四渡》从一场滂沱大雨展开。雨幕如铁幕般垂落,将整个银幕笼罩在灰暗与泥泞之中,仿佛从一开始就在提醒观众,这将是一段被血水浸泡过的历史。贯穿整部影片的是无处不在的、近乎残忍的对比。我感受到了强烈的割裂感,电影画面不断在两条叙事线间切换。一边是共产党人的艰难,他们用着简陋的

土枪、不足的弹药、磨破的草鞋,战士们围坐在一起分食一碗稀粥。另一边却是国民党阵营的富足,成箱的银元、锃亮的皮靴、丰盛的宴席。这种对比不需要任何旁白解说,镜头本身就在诉说一个冰冷的现实。

而整部电影里,真正让我心头剧震的是一个极其安静的画面。几名年轻的红军战士挤在昏暗的角落里,围着一本残破的册子低声念着什么。火光摇曳,映着他们满是尘土的脸庞,有人腿上还缠着渗血的白布,他们念道:“有希望的,有未来。”在那个衣衫褴褛、弹尽粮绝的时刻,在那片被炮火反复犁过的土地上,他们没有一个人选择放弃。那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上,写着的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坚定信仰的坚守。他们相信前路有光,相信看不见的未来,终将因为他们的坚持而变得可见。我忽然明白了,“有希望的人,有未来”从来不是轻飘飘的一句话,而是被信仰淬炼过的真理。正是这份穿透了绝望的希望,支撑着他们

走过了那四次渡河,也支撑着一支队伍走过了两万五千里,最终走出了—个民族的黎明。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长征精神对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而言,已经不再是课本上需要背诵的标准答案。它是在看不到一丝光亮的时候依然固执地相信明天的倔强,是在被命运反复捶打后依然选择站起来的脊梁。电影《四渡》没有刻意升华什么主题,但它让我这个习惯了迷信的人,在两个小时里慢了下来。慢到能听见子弹过耳边的风声,慢到能看见战士眼中那簇不肯熄灭的火苗,慢到终于触碰到那些被时间几乎磨平了棱角、却依然滚烫灼人的东西。在这个容易焦虑、容易迷茫、容易在快节奏中迷失方向的时代,长征精神给予我们的启示或许恰恰是:人生中有些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步走。有希望的人,脚下就有路;有路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未来。

赤水长流 足印如炬

李龙庆

银幕暗下去的时候,赤水河的水声还响在耳畔。

走出影院,暑热扑面而来,一时间竟有些恍惚,九十年前的那个冬天,场景浮现脑海彼时的三万红军将士,面对四十万敌军的铁壁合围。

走进影院之前,我对“四渡赤水”的认知停留在课本上的几行字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概括里。那是被压缩过的历史,知道结果,却从未真正感受过过程中的惊心动魄。《四渡》最让我震撼的,恰恰是它把那个“结果”拆开了、揉碎了,一帧一帧地铺陈在眼前。影片没有把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才能处理成理所当然的“神机妙算”,而是把土城青杠坡战斗受挫后的压力、战场瞬息万变带来的焦灼、队伍内部意见的碰撞都完整呈现。遵义会议上,小小的天井里挤满了人,一句“这个天井里的天多小,但是外面的天空却是无限大的”,道尽了绝境中突围的勇气来源。所谓“得意之笔”,从来不是一挥而就的潇洒,而是在至暗时刻仍能握紧笔杆、一笔一画在绝壁上刻出出路的力量。

影片最精妙的地方,是用微型沙盘配合针孔摄像机,让镜头跟随指挥者的手势“走进”山川河谷。那一刻,赤水河两岸的峰峦、河谷、渡口不再是地图上抽象的点线,而成了可以触摸的战场。一渡赤水主动撤离,二渡赤水突然折返,三渡赤水再次转移,四渡赤水跳出重围,每一次转向都在与时间和死神赛跑。有观众说“全程跟着剧情走,如同亲历一场极限突围”,我深以为然。那种紧张感不是来自对结局的无知,而是来自对过程的沉浸,明知道红军最终跳出了包围圈,银幕上每一次涉水渡河、每一次折返返回,依然让人手心冒汗。

更让人动容的,是影片对“人”的还原。

红军战士不是刀枪不入的“神兵”,而是会饥饿、会疲惫、会流泪的血肉之躯。演员刘烨饰演的毛泽东被评价为“像一头疲惫又愤怒的雄狮”,疲惫是因为刚从湘江血战中走来,愤怒是因为再不采取行动,红军可能全军覆没。这种真实感让人物从神坛上走下来,走进我们的情感世界里。有一场戏,部队在山顶拍了一整夜,演员们穿着现代保暖衣尚且冻得受不了,饰演刘伯承的演员曹炳琨感慨:“我们才拍摄四五个小时,当年红军可是天天如此,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想,实地拍摄的意义从来不是苦行,而是一种靠近,靠近那段历史,靠近那些用信仰撑过漫漫长夜的人。

走出影院后我想了很久。九十年前的红军,面对的是看得见的敌人和摸得着的枪炮;而我们这代人面对的,是看不见的焦虑和说不清的迷茫。形式不同,本质却何其相似,都是在困局中寻找出路,都是在不确定中坚守确定。影片中那句“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像一簇火苗落进了心里。长征精神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它是一条河,从1935年的赤水河流到今天,流进每一个在困境中不肯停下脚步的人心里。四渡赤水之所以被称为“得意之笔”,不仅因为它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更因为它证明了:当一个人、一支队伍、一个民族把信念刻进骨子里的时候,绝境也能走出活路。

银幕上的硝烟散去了,赤水河还在流。九十年前的那三万人用脚步丈量过的土地,如今长出了城市、灯火和寻常日子。而我们这代人,也有自己的“赤水河”要渡。愿每一次迷茫时,都能想起银幕上那些涉水而过的身影,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路,从来都是走出来的。

薪火承百年

唐净

初心照铜仁